

民族情 一家亲

从莫力达瓦到北部湾,我爱上一座城,因为——

“神仙姐姐”在北海

◎教 蓉(鄂温克族)

2009年的金秋十月,中国作协为我们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组织的“珠三角采风”活动,不仅给予我人生4个第一次: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到南方,第一次在大海里游泳,第一次住进五星级海景房;而且改变了我的生活,我终于领略了什么叫南国风貌,什么叫天外有天……

从那以后,我满脑子都是碧海蓝天,耳边总是回响那句“大海呀大海,是我生长的地方”,经常梦见自己在大海里游泳,梦见海鸥在海面上翩翩起舞。我恨不得立刻变成海鸥飞向诗与远方。

如果说作家董晓燕是被《人民日报》“忽悠”到了北海,那么我就是被董晓燕吸引、召唤而来。

从内蒙古莫力达瓦来到北海旅居的第二天,我见识了这位传奇人物。我手捧自己的小说集,敲开了当时市文联主席董晓燕办公室的大门。

董晓燕是重庆人,她热情好客,平易近人。因为我小说集的序言是著名作家叶梅帮写的,我和董晓燕也因同一个友人而一见如故;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爱好文学,所以颇有相见恨晚之感。

从那以后,我们以姐妹相称,我家大事小事几乎都是晓燕姐姐帮忙解决的,大到孩子的就业和房屋装修,小到帮我看护房子等,每次我有求于她时,晓燕姐姐总是热情答应,并想方设法帮我解决。

前年,我爱人因腰椎间盘突出突出犯病而卧床不起。在北海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不知如何是好,万般无奈之下我又求助了晓燕姐姐。她先是安慰我,说她肯定能找到好大夫,

一股暖流瞬间流入我的心底,使我整个人一下轻松起来。事实上,晓燕姐姐并不认识理疗科的大夫,但为了帮我解决燃眉之急,她四处托人寻找理疗科的医生,然后亲自带着医生到我家上门诊治。通过医生几天的针灸、烤电等一系列妙手回春的治疗,我爱人的腰椎间盘突出症终于得到缓解,几天后就能下地走路了。

我在北海过冬已经有7个年头了,并于前两年在北海买了房定居下来。每次回到北海,我第一个想见的人就是晓燕姐姐。也因为这位“神仙姐姐”,我越来越喜欢北海这座城市。

北海这座“天然氧吧”是老年人颐养天年的风水宝地。北海的负氧离子含量是内陆城市的20倍。那碧绿神奇的海上植物——红树林,含有丰富的单宁酸,会释放大量对人体有益的负氧离子,具有消除呼吸道炎症、稳定血压等功效。每次我来北海过冬,每周都要去红树林静养两个小时。在不知不觉间,我感觉慢性咽炎的症状大大缓解了,之前的肺结节和乳腺结节复查时也惊喜地消失了,相信北海的环境功不可没。

我爱喝北海的百香果汁和沃柑饮料,百香果和沃柑汁里只需加一点蜂蜜和凉开水,就能成为人间最美味的饮品。而且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酸酸甜甜的既开胃又特别健康。

我爱吃北海的鳗鱼。因为鳗鱼体内的矿物质和欧米伽-3的含量非常高,是提高免疫系统和抵抗疾病的最好食物,还具有治愈肺结核的特殊功效。烹饪方式也极其简单:清炖。炖鳗鱼汤时只需加一点食盐和香葱即可,自带的油脂



广场绿树 谭瑞军 摄

漂浮在砂锅里,味道鲜极了。

在北海的北部湾广场有一棵遮天蔽日的140岁的大榕树,是北海最大的一棵子母树。这棵大树的直径约60米,与桂林阳朔的古榕一道,被称为广西的南北之最。

大榕树的树枝下垂到地面后,繁衍出新的小树,那延伸周边的盘根错节的子母树,一棵连着一棵,一叶缠着一叶,环抱形成了一条长廊,十分壮观。在清风吹拂下,这些树枝犹如手牵手、心连心、根连根的五十多个民族兄弟姐妹。

“大树底下好乘凉”,这句谚语在这里得到了生动的体现:热爱生活 and 酷爱舞蹈的南北方各民族兄弟姐妹争奇斗艳,在这棵榕树下跳新疆舞、藏族舞和各民族广场舞等。我酷爱这棵百年榕树,感觉自己就是她的一片叶子。百年之

后,我坚信自己定会长出一棵小小的树枝,为酷爱舞蹈的人们带来一丝丝凉爽,一点点绿意。

市花公园离我家不到一公里的路程,我几乎把市花公园当成了我家的后花园。你瞧那一大片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云朵般五颜六色的三角梅,是多么令人心情愉悦、充满幻想啊!置身于满眼芬芳的花海里,总是给我一种错觉,感觉自己仿佛又回到了花一样的年华。

三角梅是北海的市花,象征着北海人顽强奋进的民族性格和朴实无华的高贵品质。瞧那姹紫嫣红、坚韧不拔的三角梅,不正是像董晓燕这样的“神仙姐姐”和北海市民的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吗?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定居北海)

珠 城 记

落日熔金处,是你我的诗意栖居……

北海光影

◎曾春香

夏天,邀你来北海看日落。

先看侨港的日落。傍晚时分,天空的云霞被绵延晕染,无边无界却又层次分明。褐红、深红、浅红、明黄、橙黄、橘黄,交叉重叠,像无数飞天的水袖,轻盈飘逸。一轮金黄夕阳,一半陷入云海,一半跟游人依依道别。

此刻的侨港沙滩,风轻浪柔。层层叠叠的浪,在微风簇拥下,踩着细碎脚步涌上沙滩,前浪尚未退下,后浪已经紧跟。落日的逆光,为每一道浪花留下暗影,于明暗之间勾勒出连绵起伏的线条,像是巨幅铺展开的漆画,每一笔都浑然天成,每一笔都无可复制。霞光倒映在水面上,风吹云震动,浪涌岭逶迤。一卷别样的《千里江山图》被自然之手拓印在沙滩上。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以矿石颜料入画,只此青绿,独步天下;侨港的《千里江山图》,以长滩为纸,以清风为笔,以霞光为染,将叠浪入画,夕照轮回,江山千古。沙滩上的游人,化身为或长或短的影子,点缀在这无垠的画布上。

如果说南边侨港的日落是浪漫、静谧内敛的,那么北岸金滩的日落则多了一份豪放和奇幻。

站在金滩上,极目远眺,地平线从西到东连成一道长长的弧线,再与高德港大桥挽手,环抱着海面。此刻的海面,更像湖面。夕阳隐身在云层背后,如痴如醉地创作它的旷世绝画。每一幅都绚烂而灵动,瑰丽而磅礴。天空烈焰翻腾,海面柔波万顷,上下天光,流光溢彩。

摄影发烧友早已架起相机,等待着捕捉这转瞬即逝的美景。快门声此起彼伏,试图将这流动的色彩定格成永恒。孩童们赤着脚在沙滩上追逐嬉戏,身后留下一串串深浅不一的脚印,很快又被泛着金光的潮水抚平。情侣们并肩坐在细软的沙滩上,任凭海风轻拂发丝,任晚霞将身影拉长。

远处的小艇,远处的渔船,如金色画布上的静物,不需构图,不需着色,远近高低,疏密浓淡,浑然天成。

海上栈道,如长龙卧卧。游人行走其上,听海浪呢喃,看乌金西坠,赏晚霞散绮,此乐何及!

北海观赏落日美景地点远不止于此。可以到冠头岭登高远眺;可以到紫霞湾近海观赏;还可以前往涠洲斜阳,一睹岛上日落……一样的夕阳,一样的云霞,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景观,处处如画,景景入心。

某日上午,和风轻拂,空气中透着清爽。我沿着广东路的人行道散步,享受着北海的美好环境带来的温馨。

忽然,路边的一棵瓶刷挂着“红刷”的小树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以为是为了烘托节日气氛,人为挂上好的装饰品。走近一看,竟然是小树上开出的花朵。小树一米多高,树冠是自然形成的伞形,绿色细长的树叶呈条形,质地坚硬挺实。繁密的树叶间,一串串红色的花朵,开放在枝条的顶端,宛如一个个红色的瓶刷。

我对这奇特花,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竟有如此细如丝的花瓣?带着这个疑问,我再端详它,惊讶地发现,每一个“瓶刷”,都是由一束束的花丝组成的,这些花丝其实是花蕊——无数条雄蕊把高出一截的雌蕊围在中间。而真正的花瓣,是在细长的花蕊底部,五片小巧的绿色带白边的小瓣儿。它的容颜被花蕊所遮盖,不容易被人注意到。五个小花瓣紧托着花蕊,呈螺旋状上升排列,



夏日侨港 黄健 摄

倘若错过日落,无妨,来一场别样灯光秀,同样摄人心魂。

当落日收起最后一缕余晖,北岸沿街建筑华灯亮起,霓虹闪烁。五彩的灯带勾勒出建筑的轮廓,其中当属北部湾1号独具匠心,独领风骚。建筑大师马岩松以桂林山水为蓝本,将“绵延的山形群”“独秀峰”等元素融入其中,把自然山水意境引入城市,起伏的轮廓与海岸线呼应,好一幅“山水城市图”。

霓虹灯带借助着一幢幢高楼,将身影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微风簇浪,化作斑斓一片。栈道上的灯光也亮起来了。此时,千米栈道仿佛一条金龙,蓄势待发。只等古时一到,龙头一抬,龙尾一摆,龙身一挺,便腾空而去。

横跨海面的高德港大桥亮起橘黄色的光带,在水中投射出梦幻的倒影,仿佛是用饱含荧光颜料的画笔,在深色画布上肆意挥洒出的抽象线条。桥上汽车川流不息,闪烁的车灯汇聚成两条双向的河流。这两条橘黄色的车流沿着长长的引桥,向着北海老街方向,向着高德古镇方向延伸。古老和现代,在灯火阑珊处交融在一起。五彩斑斓的桥,五彩斑斓的高楼,五彩斑斓的海面,交相辉映,勾勒出半城繁华半城诗意的意境。

沙滩上,游客或漫步,或坐下品尝小吃,或体验一把月下赶海。一个小姑娘,左手拎着小桶,右手拿着小铲,头上戴着夜灯,满脸兴奋。长滩上,直播众多,一个个博主在绘声绘色介绍金滩的夜色,介绍北海的特色美食……空中不时飞过无人机,一个个红点在深蓝的夜幕下闪烁。

草木物语

离开北海的日子,我对这座城的眷恋总有红千层的身影……

红绡千叠

◎蔺淑华

我通过询问当地人了解到,这种花叫美花红千层,是桃金娘科红千层属植物。别名“金宝树”“串钱树”。美花红千层的花期特别长,从初春一直开到秋季,一年多次开花。它具有耐旱,耐低温,耐贫瘠的能力。

常人赏花,都是看重花瓣的颜色和形状。美花红千层彻底颠覆了人们对花的认知,它突出花蕊,忽略了花瓣。我平生第一次见到如此奇特的花,被它独有的魅力所折服。

离开北海的日子,我对这座城的眷恋总有红千层的身影。这寻常巷陌的惊鸿一瞥,成了记忆里永不凋零的印记。

(作者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宾县退休教师,旅居北海。)

致青春

『大学故乡』变成一个梦,把那时的我们锁住,把后来的我们隔绝开……

重返『故乡』

◎不 苦

直到下午四点考完试,我才恍若大梦初醒。坐在考场的课椅上,我的视线从墙壁上的艳红色的电子时钟移开,望向偌大的落地窗外。高楼之下,收杂货的小三轮车拖着长长的吆喝,摇摇晃晃地挤过那络绎不绝的车流和人潮。我透过眼前之景望向七年以前,像是许久不见的“老友”,我们静静地对视着,思念在目光中流转。

走出考场,我前往和好友事先约定的西餐厅。老旧的街区里,居民楼的围墙印记斑驳、绿网包裹的危房瑟缩,狭小的街道、拥挤的路口,聒噪的杂声,这座城市过去无端令我生厌的种种,此刻竟令我感到鼻酸。冗繁的工作、连轴转的生活、对家人的担心……成年人疲惫到麻痹的感官,只有在人间烟火里才拥有些许活着的真实感。我浅舒一口气,道路两旁的高大绿树好像轻轻摇开了蔽日的双手。

我到餐厅时,好友早已等候多时,我们终于挤出了这点时间,正儿八经地一起吃顿饭,我同她聊起近期的生活和这两天的心情。“今天一整天的考试,每场都有一半人缺席,还有人不知道考试要怎么撕答题卡,有人不知道答题在试卷上是否有效……如果是以前,我会觉得他们不用心,但是现在我有些理解了,成年人光是顾着维持生活也许就已经花光了所有力气。”

“我一直以来都很困惑,都说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所以人们都努力地‘卷’,那‘卷’不动的人该如何自处?”她思考片刻,很认真地又道,“如果每个人都利益至上,那么人类文明该如何实现以及存续?”

我笑了起来:“这是月薪一千八的人应该操心的事情吗?”有一瞬间我好像回到了我们常常天马行空地对话的学生时代,文学和梦想,是过去许多个日夜我们随时拿起放下,又能立刻续上的话题。可如今竟变得荒诞起来,我甚至有些理解等待戈多的人了。

她理解我的调侃,也哈哈大笑起来。“可是你知道吗?那天我等的客妹(指影楼中拍摄成片的女性模特)迟到了一个半小时,这已经超出了我等待的极限,我很烦躁,但是当时你告诉我,也许未来有一天你决定从事一个行业或者不从事一个行业都是在这些平凡的某个瞬间决定的,一瞬间我就冷静了,我突然觉得我的等待具备无限的意义,人生许多平凡的、无趣的瞬间也许都是值得的。”也许如今我们抱怨和痛骂的境遇,会是未来某个瞬间的巨大转机。

匆匆吃完饭,我又要赶返回北海的动车,第二天要上班的缘故,我们不得不告别。因为我错估了时间,到达动车站时只剩十来分钟,我在候车大厅一路狂奔。明明我们都没有列好计划表去生活,可是隐隐之中却都把日夜过成了机械的时刻表,马不停蹄。如果不是为了考试,我或许很久都不会回到我的“大学故乡”,即使我许多的好朋友在此。

“大学故乡”这个词,我是去年才在我社团的好友嘴里第一次听说,那一刻我是震惊的,就像是散去的泡沫忽然聚成了一个缩影,这个词让我所有漂泊的情感得到了皈依。那些毕业后的无助、迷茫、狼狽、疲倦、惆怅、眷恋……“大学故乡”变成一个梦,把那时的我们锁住,把后来的我们隔绝开。但那时,我也仅是为这个词的精妙赞叹,这个“故乡”囿于我的大学校园。直到此番,它拼凑出来一座城。我终于和这座城市和解了,大学四年我从来没有喜欢过它,但是在生活中跌宕许久,我开始怀念它,它残存着我年少轻狂和无忧无虑的气息,很近又很远。

天气阴沉沉的,吹着不符合五月的凉风。和记忆中相比,车窗外的楼房看起来更旧了,也许是因为疲惫,他们都染上怠色。

(作者为北海市作协会员。)